



清言  
 沙羅館逸稿  
 冥寥子游

二十四

僧
515
6



明 4 曾 1 4  
515  
6



清言叙

東海屠 隆緯真甫纂



夫掩室摩竭杜口毘耶不二法門從無言入  
柰何嗶嗶鸞公訓勅諄諄以饒舌見戒余終  
不能改如蕭寥松篁風來則響間關林鳥春  
至則鳴誰得而禁之余于詩文外纂一書譚  
大人之際命曰鴻苞積二十卷吳郡管登之  
遺書規我必無遂播通都姑度之篋笥古至

清言叙

人著書多自道成名根盡後子期未至何急  
而擊鼓以求亡羊爲余受其誠秘焉園居無  
事技癢不能抑則以蒲團銷之跏趺出定意  
興偶到輒命墨卿曇花彩毫紛然竝作游戲  
之語復有清言今而始伏習氣難除清障難  
斷鸞公眞神人蚤見及此矣雖然余之爲清  
言能使愁人立喜熱夫就涼若披惠風若飲  
甘露卽令鸞公見之亦或爲一解頤昔鳩摩

示遺命茶毗而由舌不毀以爲驗余舌端隱  
隱現青蓮花一片矣庚子秋八月書于包氏

舊草堂

文害義則失魚何取忘筌揮塵晤言

則一日便當千載故知心子生悟絕照由心

影與言精思出要用以化誘愚俗何須萬

清言叙

夫大道之旨書不盡言西方以來教亦多術  
然而諦文害義則失魚何取忘筌揮塵晤言  
則一日便當千載故知見斗生悟絕照由心  
顧影興言精思出要用以化誘愚俗何須萬  
論千經若夫指點沈淪只取單詞隻語此緯  
真先生清言所由作也先生積思玄通孤情  
直上每於松風雲月禪坐相偶研思因果証

徹圓明痛延門作活者認六賊爲己身嗔到  
岸尋船者執菩提爲實相以致欲坑墮落皆  
緣心念紛飛用揭善誘之門著情遷之訓擬  
諸甘露比于惠風維時誦習之者如樞密透  
關麾扇便知脫洒若中丞大悟看火幡然撥  
衣先生自序云能使愁人立喜熱夫就涼良  
不虛矣庭有坊刻矜慎不傳于是守拙上人  
復壽諸梨 上人乘佛理以御心假斯文爲

宗錄渭變化物由心作受想宜除而行爾不  
在多言提撕貴約故有能子清語之義者將  
金面棋盤一時拍碎而吉祥妙喜虛室洞明  
先生實普度乎來茲上人豈小補于禪定可  
謂克明明德無忝徽音者矣嗟夫淵源淡泊  
則釋門不異於禪宗旨神光則儒道本通於  
佛倘指掌而意喻則目擊而道存如其將心  
覓心不免因我喪我幾失清言之意矣守拙

名性能廣陵人

古鄆後學章載道纂

娑羅館清言卷上

東海屠隆緯真甫著

補水 郁嘉慶伯承甫閱

包 衡彥平甫校

子房虎嘯安期生豹隱於海濱藥師龍驤魏先  
生蠖屈於崑穴繫豈異才寔命不同  
三九大老紫綬貂冠得意哉黃梁公案二八佳  
人翠眉蟬髮銷魂也白骨生涯

口中不設雌黃眉端不挂煩惱可稱烟火神仙  
隨宜而栽花竹適性以養禽魚此是山林經濟  
風晨月夕客去後蒲團可以雙跏烟鳥雲林興  
來時竹杖何妨獨往  
覆雨翻雲何險也論人情只合杜門嘲風弄月  
忽頽然全天真且須對酒  
道上紅塵江中白浪饒他南面百城花間明月  
松下涼風輸我北窗一枕

淨几明窓好香茗若有時與高衲談禪豈糊菜  
圃暖日和風無事聽閒人說鬼  
老去自覺萬緣都盡那管人是人非春來尚有  
一事關心只在花開花謝

甜苦備嘗好丟手世味渾如嚼蠟生死事大急  
回頭年光疾于躡丸  
無物能牢何況蠢茲皮袋有形皆壞不聞爛卻  
虛空

坐禪而不明心取骨頭爲工課馬祖戒于磨斲  
談經而不見性鑽故帙作生涯達磨所以面壁  
草色花香游人賞其有趣桃開梅謝達士悟其  
無常  
修淨土者自淨其心方寸居然蓮界學坐禪者  
達禪之理大地盡作蒲團  
立心而認骨肉太親則人緣難遣學道而求形  
神俱在則我相未融

錫粘油膩牽纏最是愛河瞎引盲趨展轉投于  
苦海非大雄氏誰能拯之

知事理原有頓漸則南北之宗門不廢知升墜  
分于情想則過現之因果昭然

若無後來報應則造物何以謝顏回除却永劫  
災殃則上帝胡獨私曹操

禿鬚黃面揣骨法豈有如許公侯道氣文心標  
風流亦是可兒措大



招客留賓爲懽可喜未斷塵世之攀緣澆花種  
樹嗜好雖清亦是道人之魔障  
角弓玉劍桃花馬上春衫猶憶少年俠氣瘦瓢  
膽瓶貝葉齋中夜衲獨存老去禪心  
寶籙祈仙金函禮佛造物尚不得牢籠渴衣披  
體破帽蒙頭君相又安能陶鑄  
臨池獨照喜看魚子跳波遶徑閒行忽見蘭芽  
出土亦小有致時復欣然

盤食一菜永絕腥膻飯僧宴客何煩六甲行厨  
郊屋三楹僅蔽風雨掃地焚香安用數童縛帚  
未見元放翛然尚覺右丞多事

菜甲初肥美于熟酪蓴絲既長潤比羊酥

楊柳岸蘆葦汀池邊須有野鳥方稱山居香積  
飯水田衣齋頭纔着比丘便成幽趣

竹風一陣飄颺茶竈疎烟梅月半彎掩映書窗  
殘雪真使人心骨俱冷體氣欲仙

登華子岡月夜犬聲若豹遊赤壁磯秋江鶴影  
如人但想前賢神明開滌  
山河天眼裡不知山河即是天眼世界法身中  
不知世界即是法身  
如來爲凡夫說空以凡夫著有故爲二乘人說  
有以二乘人沉空故著有則入輪轉之途沉空  
則礙普度之路是故大聖人銷有以入空一法  
不立從空以出有萬法森然

黃蘗淡飯允宜山澤之臞曲几匡床久絕華清  
之夢

棺則朽于木裸則朽于土土木何勞分別沉則  
化于水焚則化于火火水安用商量

紅潤凝脂花上纔過微雨翠勻淺黛柳邊乍拂  
輕風問婦索釀甕有新芻呼童煮茶門臨好客  
先生此時情興何如

痴矣狂客酷好賓朋賢哉細君無違夫子醉人

盈座簪裾半盡酒家食客滿堂瓶甕不離米肆  
燈燭瑩瑩且耽夜酌爨烟寂寂安問晨炊生來  
不解攢眉老去彌堪鼓腹  
若平童童茶茶門門語語收收容容  
若想錢而錢來何故不想若愁米而米至人固  
當愁曉起依舊貧窮夜來徒多煩惱

白仲奇窮悍婦同于馮衍德園高隱孤居頗似  
王維我固當勝之

明霞可愛瞬眼而輒一流水堪聽過耳而不戀

人能以明霞視美色則業障自輕人能以流水  
聽絃歌則性靈何害

詩堪適性笑子美之苦吟酒可怡情嫌淵明之  
酷嗜若詩而嫉妬爭名豈云適性若酒而猖狂  
罵座安取怡情

鑠金玷玉從來不乏彼讒人洗垢索瘢尤好求  
多于佳士止作疾風過耳何妨微雲點空

學道歷千魔而莫退遇辱堅百忍以自持到底

無損豪毛轉使人稱盛德當時之神氣不亂入  
夜之魂夢亦清

金吾厚享千鍾命慳于豆醬學士御食二器數

定于橘湯余幼丁貧賤每藜藿之飯不充壯忽

持齋想肉食之簿已盡

大臣雅度嫌王勃之恃才明主知人想李白之

薄福

盈庭滿座斷結駟于貴人累牘連篇絕入行于

政府

情塵既盡心鏡遂明外影何如內照幻泡一消

性珠自朗世瑤原是家珍

善謔浪好詼諧吐語傷于過綺取快佐驩亦無

大害揚隱微談中葺為德無乃太涼積愆消福

吾鄙戒之

人生于五行亦死于五行恩裡由來生害道壞

于六賊亦成于六賊妙處只在轉關

雲棲蓮老佛隴燈公嶺表慙山湖南窮介有西  
方美人之思碧浪朱生西冷虞氏湘靈逸客鏡  
水隱鱗有天際真人之想

聰明而修潔上帝固錄清虛文采而貪殘冥官  
不愛詞賦

凡夫迷真而逐妄智慧化爲識神譬之水湧爲  
波不離此水聖人悟妄而歸真識神轉爲智慧  
譬之波平爲水當體無波

樓前桐葉散爲一院清陰枕上鳥聲喚起半窻

紅日

一泓濠上便同莊叟之觀片石林間堪下米顛  
之拜

天上兩輪逐電晝夜不休人間二  
欲斷

立雪斷臂祗緣藝壓當行孽面攔胸直是酒逢

知己

清言卷上

嗽飯著衣生世無補飾巾待嬾顧影多慙庶幾  
哉白魚蠹簡食奇字于腹中黃鳥度枝遺好音  
于世上

比丘鼻臭荷香來池神見斥童子乃以香嚴而  
圓通元卿目玩宮卉爲天神所呵古德有因桃  
花而悟道

茶熟香清有客到門可喜鳥啼花落無人亦是  
悠然

翠微僧至衲衣全染松雲斗室經殘石磬半沉

蕉雨

水色澄鮮魚排荇而徑座度林光澹蕩鵝閣以

低飛曲逕烟深路接杏花酒舍澄江日落門通

楊柳漁家

催租吏只問家僮知主人之不理生產收稼奴

徑達主母笑先生如外賓

八關齋久何敢然寄興于持螯五斗量慳聊復

爾托名于泛蟻  
侶猿猴友虎豹不能孫登之穴居馴鳥雀畜鳧  
魚頗似何點之野逸  
高人品格既有媿井丹索身名士風流亦不至  
相如慢世  
天討有罪生來幸免馬驢世棄不才隱去敢云  
鴻豹

有分有限耗星臨宮顧我論萬事總不如人無

慮無憂天喜坐命羸人只一籌至要在我  
持論絕無鬼神見性形而驚怖平居力詆仙佛  
遇疾病而修齋儒者可咲如此稱柴數米時翻  
名理于廣筵媚竈乞墦日挂山林于齒頰高人  
其可信乎  
為龍為蛇生既謝陽秋于太史呼牛呼馬死亦  
一任彼月旦于時人  
以文章為遊戲將希劉勰逃禪看齒髮之衰頹

自信鮑昭才盡  
荆扉纔掩便逢客過掃門飯粟一空輒有人求  
譽墓萬事從來是命一毫夫豈由人  
家坐無聊不念食力擔夫紅塵赤日汝官不達  
尚有高才秀士白首青襟  
峰巒窈窕一拳便是名山花竹扶疎半畝何如  
金谷  
少文五岳興聊託于臥遊元亮一園趣果成于

日涉

月出青松光映瑠璃夜火風搖翠篠寒生翠堵

秋烟

虛空不拒諸相至人豈畏萬緣是非場裡出入  
逍遙逆順境中縱橫自在竹密何妨水過山高  
不碍雲飛

孔孟以經常治世不欲炫奇恠以駭時釋老以  
妙道度人故每現神通以聳衆



凡情自縛則搏沙捻土一身纏爲葛藤空觀一  
成則割水吹毛四大等于枯木

薰烝德香則果未成而靈根漸長熬煎欲火則  
目未瞑而惡趣現前

喫菜而生美好揀擇則喫菜不異喫葷作善而  
求自高勝人則作善還同作惡

人若知道則隨境皆安人不知道則觸塗成滯  
人不知道則居鬧市生囂雜之心

將蕩無定止  
居深山起岑

寂之想或轉憶炎器人若知道則履喧而靈臺

寂若何有遷流境

寂

真性冲融不生枯槁

英雄降服勁敵未必能降一心大將調御諸軍  
未必能調六氣故姬亡楚帳霸王未免情哀疽  
發彭城老翁終以憤死

來鳴禽于嘉樹音聞兩寂悟圓通耳根印朗月  
于澄波色相俱空領清虛眼界

雨過天清會妙用之無碍鳥來雲去得自性之

真如

娑羅館清言卷之下

東海屠隆祥真甫著

郁嘉慶伯承甫閱

繡水

包衡彥平甫校

梅檀之形能出門而迎佛虎丘之石解聽法而  
點頭故知山河大地咸見真如瓦礫泥沙並存  
佛性

酬應將迎世人奔其羶行消磨折損造物畏其

虛名

世界極于大千不知大千之外更有何物天宮  
 極于非想不知非想之上畢竟何窮吾嘗于此  
 茫然安得問之大覺  
 衰年嶺表餘生相傳僊去隣媪夜哭還券番老  
 無家每想斯人潸然欲涕  
 雲長香火千載遍于華夷坡老姓名至今口于  
 頰孺意氣精神不可磨滅如此

慧遠臨終檢戒于食蜜薩真濟渡留錢于空舟

古德慎行至此使人心志凜然

三徑竹間日華澹澹固野客之良辰一編窓下

風雨瀟瀟亦幽人之好景

春衣杜陵急管平樂真稱名士之風流雨中山

果燈下草蟲想見高人之胸次

好散阿堵亦復不能積書趣在箇中平生只愛

種樹

醇醪百斛不如一味太和之湯良藥千包不如  
一服清涼之散

積想情堅思女因而化石磨礮功久鉄杵且會  
成針今人纔學修行便希得證稍不見効輒退  
初心道其可幾乎

不是鄴侯著眼懶殘只一丐者若非豐干饒舌  
寒拾兩箇火頭

籬邊杖屨送僧花鬚冒于巾角石上壺觴坐客

松子落我衣裾

待月看雲偶見鶴形之使焚香掃室時迎烏瓜  
之姑

鳴騶呵殿歌兒挈傀儡于場中揭地掀天童子  
弄形影于燈下

張三不是他李四亦不是他摠認郵亭爲本宅  
長卿不是我緯真亦不是我莫把并州當故鄉  
風翻貝葉絕勝北闕除書水滴蓮花何似華清

宮漏

一室經行賢于九衢奔走六時禮佛清于五夜

朝天

鳴琴流水疑魴鮪之來聽散帙當軒喜藤竹之

交翳

娟娟月露下蒼荀而生香嫋嫋山風入松篁而

成韻

閑情清曠未解習鍛之機野性蕭疎恥作投梭

之達

負苓而罵庖犧鑿開渾沌采薇而薄周武決裂

堤防

善星腹笥部臧不免泥犁雲光口墜天花難逃

閻老所以初祖來自迦毗盡掃文字室利往叅

摩詰悉杜語言

太原則哲幾畜疑于掇煤瑯琊故知竟因讒而

投杼嗚呼知已難哉吾欲挽九原而起鮑叔取

千金以鑄子期

陳思逸藻僅朱邱于遮須庾信高才乃皦形于  
地府身後結局如此眼前文興索然

觀號千秋吾媿賀老之捨宅樓高三級復慙都  
水之栖真物在亦不苦留期到翛然便去

周聾營產原從車子而償通韓相卜居乃爲木  
工而定碇凡事前定如斯世人計較可息

靈運才高不入白蓮之社裴休詩好何關黃蘗

之宗故子昂杜甫韵語騁意氣于秣林寒山船  
子吟哦寫性靈于天籟寫性靈者佛祖來印騁  
意氣者道人指呵

室無長物心本宅平清虛門多雜賓性不近乎  
狷介行誼雖無大損淨業未免有妨  
據床啜爾聽豪士之譚鋒把盞醒然看酒人之  
醉態

大臣赫赫甫丘墓便已就荒文士沾沾問姓名

多云不識名利至此使人心灰  
夫人有絕技必傳有至性不朽靈心巧思曾般  
以木匠千秋報主存孤李善以傭奴百世  
核人貴實浮論難憑從古聖賢不能無謗試問  
釋迦于移山之口佛云乎哉  
夫何聖之有

道人好看花竹寄託聊以適情居士偶聽弦歌  
不染何妨入道清曠亦自有致寂莫無令太姑

眉睫纔交夢裡便不能張主眼光落地死去又  
安得分明故學道之法無多只在一心不亂  
戴髮含齒生幸托于中華方袍圓冠名復綴于  
下士田園雖少負郭妻孥尚免飢寒榮期之樂  
已多老氏之學知足  
若富貴貧窮由我力取則造物爲無權若毀譽  
嗔喜隨人脚根則讒夫愈得志  
世法須從身試大道不在口譚暇日清言有味

清言卷一  
恐於實際無當猝然遇境不撓此是學問得力  
袁盜報十世之仇不知雖經萬劫而必報師子  
償殺命之債不知雖通小債而必償萌芽各認  
根苗點滴不老簷溜罪在則福不集福少則行  
難圓此聖賢之所以慎作業也  
口奉清齋過客時供梁肉身衣短褐兒童或曳  
羅衫固知供奉之綺裘不富于公孫之布被  
冤家恩愛心常作平等之觀上帝悲田眼不見

可惜之物性鮮貪嗔六時畏作惡起心能領略  
四季都是良辰昔人不云乎此老終當以樂死  
青谿白石倏生瀟灑之懷黑霧黃埃便起炎囂  
之念此是心依境轉恐于學道無當必也月隨  
人走月竟不移岸逐舟行岸終自若則幾矣  
醒時思作佳夢夢去未必如所思生前念佛修  
行死後猶恐忘初念何也衆生奔馳情識一往  
易昏學人積累熏修務求根契



清言卷一  
隔壁聞釵釧聲比丘名為破戒比丘之心入故  
也同室與婦人處羅什不碍成真羅什之心不  
入故也固知染淨在心何關形迹

方外偶過僧道倒雙屣急開竹戶迎來座中倘  
及市朝掩兩耳輒敕松風吹去

樓窺睥睨窓中隱隱江帆家在半邨半郭山倚  
精廬松下時時清梵人稱非俗非僧

華屋朱門過王侯而掉臂黃頭歷齒對兒子而

傷心高人之輕富貴也易斷恩愛也難

觀上虞論衡笑中郎未精玄賞讀臨川世說知  
晉人果善清言

王重陽闌入臥內馬鈺內子能知戒閣黎金甲  
傳食太守夫人覷破

美人傳粉塗香終淪于糞土格虎剽象死  
制于螻蟻古鏃繡刀舊日戰爭之地蝕釵灰襖

昔時歌舞之場英雄漠漠精靈秦晉茫茫歲月

娑羅居士釀酒治疏無日不延賓客杜門禁足  
經年懶過憐家白香山云丘壑有泉石花竹者  
靡不遊人家有美酒鳴琴者靡不過吾甚媿其  
言

永明禪師云向不遷境上虛受輪迴于無碍法  
中自生繫縛

瞑目跏趺落花飄而滿几冥心入定鼯鼠出而

掃有掃無卽掃字而亦掃忘形忘物并忘字而  
亦忘斯能所之雙泯會靈心于絕代

楊德祖家惟弱柳我則雜種名花殷仲文庭只  
枯槐余乃多栽茂樹不啻過矣

宰相匡時懶殘豫占李泌英雄救火圖南蚤識  
乖崖故龍翔豹隱大冶之鼓鑄由天雌伏雄飛  
至人之欄柄在我

李采閱

跋

緯真先生嘗以方麴書娑羅館清言數條  
 示余得未曾有則又恨不獲盡發其枕中  
 秘也已溥游南州從丁右武座右見之淋  
 漓蒲紙便如坐我清涼界中頓還無住觀  
 矣遂次第于錄歸而勒之蕭爽齋中庚子  
 五月廿日秀州包衡題識  
 豫章雷暎朱謀塏朱謀壻校于敦文堂

清言跋

十

華亭何三畏就李陸鳴和范明泰重校于  
墨兵齋

娑羅館逸稿卷一

東海屠隆緯真甫著

消搖令

挂冠歸去謝君王脫朝衣把布袍穿上荷犁鋤  
擲手板腰章今日九重丹鳳闕明朝千頃白鷗  
鄉滿西湖荷花正香望東海月輪初上曲岸橫  
塘画橋蘭漿只此處儘可容得疎狂

烏爨

手提着閒中風月一任他烏兔奔忙肩挑着物  
外乾坤都不管春秋來往出火坑總領的一味  
清涼離苦海安穩地喜無風浪解憂悶服了平  
胃散除煩渴飲了太和湯俺想那華清宮馬頭  
殘月到不如白沙村牛背斜陽俺自有胸中丘  
壑煞彊如名利場則看你臉上烟霞原不是公  
侯相要買卻長生訣又何須金玉千箱待踏遍  
神仙府剛只用芒鞋一緡有甚商量

挾飛仙

卻纔個謝恩辭輦離仙仗早想雲水瀟湘猛回  
頭渾不記舊日的蘭省郎夜來時夢早入在蘆  
花蕩那漁翁推蓬身臥滿天霜幾曾聽骨碌碌  
馬啼忙撲刺刺鳴鞘嚮閃得人膽戰心慌

重綵柳

俺也曾勤萬民月色星光俺也曾提三尺天青  
日朗俺也曾禱神明驅龍禁鬼俺也曾走畎畝

沐雨經霜俺也曾草朝儀衝寒筆飽三冬雪俺  
也曾直紫禁不寢衣熏五夜香這也是俺爲官  
的理當到如今早尋個燒殘紅燭夢破黃梁大  
英雄苦沒個好結局盛筵席那裏有不散場恨  
鏡中絲不饒豪傑墓前土漸送侯王你則看五  
街喧車馬嚷九門開鼓樂張百官朝下趨丞相  
蒲園飛蓋花千樹夾道紗籠燭兩行轉盼也相  
堪惆悵早花移別院客散高堂

洞簫曲

人生得意番魔障也都有鳥盡弓藏兔死狐傷  
牽犬恓惶唳鶴悲涼摩挲眼界紅塵外抖擻毛  
衣白日傍也非狂蕩不是荒唐喜孜孜策蹇出

咸陽

雷龍部曲

我也做不得載西施范蠡的行藏我也做不得  
醉東山謝安的伎倆也沒有鑑湖曲君王恩賞

也沒有征虜亭下官祖帳也沒有漢成都八百  
桑也沒有晉陶潛五柳庄忒莽撞扶目浮屍伍  
相亡沒來由采石沉埋李白狂又何苦江潭憔悴  
靄均放頂黃冠瀟灑道人裝裹青鞋邈邈窮  
酸樣無營無想真個是隨緣分過時炎

### 大江東

駭世路羊腸太行論人心羅刹瞿塘委寔難防  
狠戈矛從容笑裏藏毒羽箭一霎閒中放黑漆

漆裝下了陷人坑嚮璫璫直說出瞞天幌那裏  
討一副奸人面孔高力士肚腸直弄得人裹鴟  
夷飲劍鏃哭纍臣葬大江逐山鬼投烟瘴毀壁  
成傷剜肉成瘡只你兩片脣撼了九地一隻手  
掩了三炷又誰知功曹直日無偏黨儘生前摸  
糊上帝拚死後抹殺閻王

### 漁陽鼓

俺少時也有偌大的志量秉精忠立廟廊奮雄

威出戰場去擎天捧日做玉柱金梁然後回頭  
辟穀休糧今日裡是天涯風波飽嘗心兒灰冷  
鬢兒蒼因此上撒漫文章捲起鋒鏑結束田庄  
急收回一斗英雄淚打一起千秋烈士腸猛中  
酒迷花也沒下場便吟詩作賦也沒情況露臺  
一點渾無恙閒思想且丟卻別人軀殼早照管  
自己皮囊

水紅蓮

你待要設機關烹麟醢鳳皇畚做了走蛟龍掣  
鎖開羅網我猛擡身青天碧海何物不昂藏纔  
踏步勝水名山是處皆閒曠這沒是非的眉頭  
日日揚斷煩惱的情懷時時暢來也何妨去也  
何妨吓轉堪憐烏鳶死鼠空自惹閒忙

天門歌

淮陰辱何須較范丹窮不用忙老天分付休廝  
撞雖然是歸來風景忒荒涼也只落得無災障



荔薜縫裳沆瀣爲糧短短垣墻小小茅堂鬧嚷  
嚷鶯翔燕翔亂紛紛蜂忙蝶忙細茸茸花香草  
香藤稍斜挂蟲絲網晴雲房柳遮桃映新  
梨花月竹已成行  
斷霞紅海氣蒼跳雨日晚天涼漲春流野塘亂  
鳴哇水鄉鳥來山上弄紅炆船回浦口聞漁唱  
道人睡起羲皇上拜賜答誦神王

緯網絮

綺羅叢粉黛香擁千鍾食萬羊天生福這不是  
容易教人享但青蘇白飯觀無極濁酒清歌夜  
未央醉來時辛夷花發滿藤牀醒來時梧桐月  
色低羅幌縱無榮也自然清曠喚山妻稚子問  
種幾株桑  
江流九曲草堂夜采土蘇韻書擬出劍閣  
一從撇下紫游韁畚然提起烏藤杖几席外十  
洲三島眉眼裏玉戶金堂仙姬毛女珠衣薄

父從童羽蓋場竊來的花間寶瑟叨陪的石上  
壺觴那時節骨甚麼越弱吳疆秦短周長楚漢  
與亾田竇參商草沒齊梁土掩隋唐跳出陰陽  
鸞鶴駢翔呀此乃是大丈夫生的勾當又何須  
論那糞土中蜉蝣半餉一笑回頭萬慮降

尾聲  
赤松黃石千年業到青史總成虛誑木落天高  
一夜霜

娑羅館逸稿

華亭陳繼儒仲醇校

與傅允澤賡和六言詩 各十首

門外馬頭塵起山間竹裏泉鳴一語向君說破  
此是大地火坑

和  
竹裏泉鳴非寂馬頭塵起非喧青蓮都在火裏  
大道至此忘言

娑羅館逸稿

大戴其二  
瓦解須交作土土合還復成瓦四大百年偶聚  
愚夫卻認是我

和

瓦土未有成毀色空那得去來悟卻菩提非樹  
自然明鏡非臺

其三

澹中得趣彌真濃處回頭味短飽時即歇烹鮮

樂極番嫌絲管

和

豈但濃非真味元來澹亦全無須是愛憎雙遣  
寂然照見真吾

其四

偶上前朝古墓黃泥白骨英雄爲是兒童美影  
不知影美兒童

和

後羅館逸高

歿者不在黃泥生者盡是白骨便教影弄千回  
影去兒童未沒

其五

新聞喪我良友不哀仰視秋雲浮雲聚散常事  
不聞人哭浮雲

和

但愁此去錯路何論歸來後先假是沈郎出世  
回頭我輩堪憐

其六

萬劫從人迷悟狐狸粉黛蕨蕨迷者認為粉黛  
悟者豈是狐狸

和

迷悟元無二性人妖豈有殊形不見狂夫顛倒  
狐狸也是娉婷

其七

逍遙聊借造物登覽何用亭臺地僻松風還至

日落山月又來

和

瞑目蒲團趺坐遍覽三千大千皎皎中秋月影  
溝渠河海同圓

其八

世事海漚起滅人身石火須臾借問誰為真我  
元始上空寶珠

和

世界何人非我生平我是何人畢竟真空無相  
幽然與物同春

其九

秉燭鄰家借火乘筏渡口浮船寶鏡多來自照  
金針即在身邊

和

寶筏非從佛有慧燈豈向人求到來光明彼岸  
燈筏無功可收

其十

獸境未免生境簡緣只是多緣風霾霹靂半晌  
依然一半青天

和

晦朔何妨滿月陰雲無碍青天本是不生不滅  
神仙安用長年

贈僧四十六首

蚤起繁蘂盈條晚來落英滿路所以樵花比丘

卻向桃花得悟

業識若水夾魚凡情似石壓艸諸天根盡還來  
智人各為不了

昨夜纔觀燈火明朝又賞花朝聖人知是苦處

凡夫認作消搖

着境迺屬攀緣離境又增公案解得不着不離  
方是英雄手段

枕上聒聒鳥聲窗前暉暉日色不知朝雨初過

但見杏花狼籍  
鳥從蕪薄飛來人自蒲團出定竹間一縷疎烟  
松外數聲清磬  
天狐邪定通天思媚情堅化石移此心向菩提  
大道何憂不得  
善意立除金猊嗔心卻感飛狸饒他萬行嚴飾  
不如一念修持  
拔藕非爲盜物聞香卽是偷花皂帛能容大淀

白璧不受微瑕  
晚來獨坐平林玉界冰壺澄澈波光倒瀉青天  
霞氣亙流素月  
平居開口詢經疾病低頭禮佛高巾大袖寬衫  
一味胸中鶻突  
竝坐彌迦長老傍立帝釋梵王此是碁逢敵手  
猶來執事當行  
臺下士女如雲臺上神天如雨不遇碧眼胡僧

還怕閻王勾女  
我笑裴家老子顛倒妄譚佛理要從魚蒜雞猪  
了卻生老病死  
得果魁僧屠兒了道姪房酒肆古德從來有之  
公卻無此本事  
窗寒雲護簾衣林響風搖鈴索水流碧沼草開  
鳥蹋青枝花落  
夢中便失主張歿後安有欄柄心神最忌紛飛

學道功先戒定

一日失離桑梓卻認并州故鄉忽到應家門巷  
依然本地風光  
林深室似僧寮齋久厨同香積魚來水面穿花  
雀下堦前爭食  
明鏡故自湛然塵埃亦當勤拂若悟空本無華  
難道性中有物  
千層浪裡翻身萬丈崖顛失脚猢猻裏在布裡



老鼠走在牛角  
片石愛他壘  
壘山亭助我清  
虛移樹低臨篠  
宥補茅細剪拊  
欄迦葉被下鉗  
鎚支公猛施鍛  
鍊苦口廼是良  
鍼甘言轉成毒  
箭將歿冤家出  
現臨終幢蓋來  
迎善惡惟心所  
造總由機熟觀  
成超昇淪墮何  
常地獄天堂迅  
速念好火輪頭  
去

言善蓮花口來

自笑莎羅道人僻性耽愛芳春歲歲誤將綺語

深深拜禱花神

鳥啼山客猶眠花落家未掃童無論詩句能工

會見胸懷自好

白楊墓上悲啼紅紛筵中鬧着未知卻後來由

布袋闍黎大笑

口中狼籍葷腥言低瀾翻佛理任教亂墜天華

不信先生油嘴  
寶誌噉魚是幻戒公食肉何曾只許州官放火  
不許百姓點燈  
水清照見鬚眉鏡朗能分鬚漢道人三明六通  
寔理何曾虛幻  
應說芝蘭鮑魚學道須求良友鑒湖湖上隱淪  
虎林林中園叟  
未能見性明心庶幾知足少慾獨有一障未除

闢地栽花種竹  
芭鞋草索布袍花玉文犀宮錦剎那傀儡于場  
總破邯鄲一枕  
絕智道家行徑剗心佛氏門風壞盡山河大地  
不闢爛卻虛空  
世界真是從橫事物由他好醜迷人于此沈身  
聖哲從茲了手  
見聞總障心王金屑翻爲目翳胡僧自有別傳

寫獠何曾識字  
黃檗心印道截天台教觀多般雖然蹊徑差別  
到來同是長安車馬由來教誨教人干世  
試看刑人博徒終日何曾交睫學道靜裏昏沉  
卻繇生歎不切  
我愛吳公公子盛年早歇繁華口中一味菜用  
舌底于片蓮花  
清虛一定超昇種惡必然淪墮何須身後差排

此是眼前因果

中厨薄有盤飧野客卻無苛禮銜孟戒語市朝  
揮塵只譚名理

宮商蛙引歌喉紅白骷髏粉頰迷時何異嗜痴  
悟後還同啗蠟

眼看華屋朱門不異清泉白石世界境有炎涼  
道人心無喧寂

夜靜寒生木榻香殘讀罷楞迦還好烟消院落

何嘗自照梨花

山僧一喚輒行朝廷三詔不起大是彥國高標  
堯夫何是知此

續娑羅館清言

東海屠隆緯真甫纂

飢乃加餐菜食美於珍味倦然後臥草荐勝似

重裯

流水相忘遊魚遊魚相忘流水卽此便是天機  
太空不礙浮雲浮雲不礙太空何處別有佛  
性

皮囊速壞神識常存殺萬命以養皮囊罪卒歸

於神識佛性無邊經書有限窮萬卷以求佛  
性得不屬於經書

入市而嘆過路客紛紛擾擾總是行尸反觀而  
照主人翁靈靈瑩瑩無非活佛

仕宦能登甲第方免官府差徭學道未出陰陽  
終受閻君約束

暗室貞邪誰見忽而萬口喧傳自心善惡炯然  
凜於十王考校

香花幢蓋顯本性之彌陀羅刹夜又現心中之

魔鬼

性源既湛則鐵面銅頭化為諸佛心垢未除則

玉毫金相亦是羣魔

至人除心不除境境在而心常寂然凡人除境  
不除心境去而心猶牽絆

萬緣皆假一性惟真聖人借假以修真愚夫喪  
真而逐假

入道場而隨喜則修行之念勃興登丘墓而徘徊則名利之心頓盡故一念不清宜以佛性而淘洗六根未淨可取戒香而薰蒸天堂人樂樂盡則苦趣至故其成佛也難閻浮人苦苦極則創心生故其成佛也易形同木石未免委運而銷亡神同虛空豈得隨形而隕滅形有銷亡故愚蒙止知現在神無隕滅故聖智照見多生

六道輪轉如江帆日夜乘潮乘潮未有棲泊一證菩提若海艘須臾登岸登岸豈復漂流富室多藏萬寶夜深猶自持籌愈積愈吝窖中時現精光老夫第得一錢宵臥何能貼席不散不休篋裡如聞嗥吼

名華芳草春園風日洵饒紅樹青霜秋林景色逾勝

條風旣宅細草茸生嫩柳韶姿紅藥

蕊

芳春景大殢人清露晨流碧梧初放新篁爽  
氣綠陰映入簾幃首夏時尤堪賞

常想病時則塵心漸滅常防死日則道念自生  
風流得意之事一過輒生悲涼清真寂寞之  
鄉愈久轉增意味

萬緣虛幻總屬心生六道輪迴皆由自作目翳  
除則空華陡滅心障撤則妄業全消

今日騎獅坐象衆生之境界過來饒他帶角披

毛佛祖之真性自若譬如小水滙爲巨流入  
流原是小水真金煨於猛火出火還是真金  
釋迦曾作衆生身經乎多劫其他諸佛菩薩誰  
不來自衆生闡提亦有佛性語載於聖經其  
他蠢動含靈誰不具有佛性若佛祖天然佛  
祖修行之法何爲若衆生只是衆生向善之  
途遂絕

今生根鈍是前世之行未修今行苦修則來世

之根當利勿以無緣而自棄力辦肯心而不  
回今世既種善因來生必成勝果列聖皆累  
劫修成大道豈一世便了

古德云塵勞中嘗應着力生死上不須用心塵  
勞不着力安得行圓生死若用心恐為心障  
非災橫禍世人常嘆無因分付安排皇天必自  
有說若現在隱微無據恐過去夙行有虧彼  
既不差 當順受

成仙作佛必是善人至孝真忠自然度世張仲  
文昌未始從師授道關君天帥不聞得訣何  
人故求道勿急尋師積功且須修德

苦惱世上意氣須溫嗜欲場中肝腸欲冷  
士大夫禪机迅利何鋒不摧制行穢污無業不  
作揚言度世冥司之勾帖忽來開口乞哀幽  
部之鐵鞭已下

理超教外胡僧所以如愚道越言筌獨篠何嘗



識字世智紛紛名利場中伶俐識神擾擾生  
死路上糊塗亦可哀矣

死漢鞭撻不疼覺疼原非形殼僵尸爬搔不癢  
知癢自是性靈人奈何輕性靈而重形殼乎  
形骸非親何況形骸外之長物大地亦何何況  
大地內之微塵人能知足則隨地可以自安  
若復無厭則求望曷其有極富堪敵國嘆一  
命之不沾貴極人臣恨九錫之未至爲子之

造物者不亦難乎

有待而修終日且圖安樂無常若到問君何以  
支吾

來今往古逝者如斯貴賤賢愚誰能免此三尺  
紅羅過客而吊過客一堆黃土死人而哭死  
人興言及此哀哉當下修行晚矣

針水不投亦徒猜乎啞謎機鋒未對莫浪用乎  
盲拳

參悟久則心花頓開若蓮萼之舒瓣機緣來則  
性

性地忽朗如日月之放光

持論絕無鬼神見在形而驚怖平居力詆仙佛

遇疾病而修齋儒者可笑如此稱柴數米時

翻名理於廣筵媚竈乞墦日挂山林於齒頰

高人其可信乎

世人傷我皮毛諢諢難辭陽過天日下照肝膽

冥冥庶免陰愆三寸枯毫欲饒未忍千金散

帚自饗知慚論非仲壬敢希藏帳於中郎文

謝班生終取覆瓿於傳毅

人若知道隨境皆安道不在人應緣卽礙故得

道者復喧而靈臺寂若何有遷流地僻而真

性冲融奚生枯槁不得道者居鬧市則生塵

雜之心將蕩無定止居空山則起岑寂之想

或轉憶炎囂

時來則建勳業於天壤玉食衮衣是亦丈夫之

時失則守窮約於山林藜羹卉服是亦豪傑  
之常故子房封侯不以富貴而驕商皓嚴陵  
垂釣不以貧賤而慕雲臺

衣服豈有鬼乃本人神識之所成鬼病猶生前  
此亦鬼意中之所帶

病風狂而譫語多是平日之愆夢受撻而身疼  
可悟地獄之報

時近惡緣如皂染衣而衣皂日修淨行若香薰

### 室而室香

度盡衆生乃如來之本願衆生難盡則世界之  
業因慈父不以頑子之難教而忘教子之念  
如來不以衆生之難度而懈度生之心

世人日與螻蟻相接螻蟻無知如來日與衆生  
周旋衆生不見障重故也

耳耽淫聲曷聞金口之響目昏邪色安見玉毫  
之光遺民清淨則大士擁幢旛而現形聞喜

靈瑩則文殊坐獅子而顯相

童子之目稍淨或見鬼神道士之心漸清能召

靈爽衆生以不見佛而遂謂無佛則螻蟻以不見人而遂謂無人耶

人當溷擾則心中之境界何堪稍爾清寧則眼

前之氣象自別

對境安心則清淨之體小露止觀成熟則真如

之理森然

昏散者凡夫之病根惺寐者對症之良藥寐而

常惺寐寐之境不擾惺而常寂惺惺之念不

馳

居處必先精勤乃能閒暇凡事務求停妥然後

逍遙平時只自悠然遇境未免擾亂

迹類卑汚有損身以利物形同邈邈或混俗以

埋光世人皮相失真天眼鑒觀不謬

李青蓮仙才夙稟白香山道骨天成

皦皦時名心源不淨昭昭談道密行多虧何益

超昇祇深淪墮

疾忙今日轉盼已是明日纔到明朝今日已成  
陳迹筭閻浮之壽誰登百年生呼吸之間勿  
作久計

太乙窺人閣下然藜之火雲林寄信架藏倒薤  
之書

一念已橫將死冤家出現三昧既熟臨終諸佛  
來迎

木削方可造廬玉琢纔能成器高明性多疎脫  
須學精嚴狷行常苦拘時當思圓轉

三春麗日催開上苑千花一夜金風顛落羅浮  
萬樹

童子智少愈少而愈完成人智多愈多而愈散  
絕代聰明盡是鬼家生活拍天簸弄無非石  
上精魂

一目十行難超生死之路心持半偈徑入涅槃

之門道在真修非關質美

春去秋來徐察陰陽之變水窮雲起默觀元化之流

縱心獨往內頗解乎天弢守禮自防外敢踰乎世法

華門圭竇形拘一室之中氣馬尻輪神遊八極之外

凡夫有已只隔一膜何關大聖度生不論三途

接引法性原周沙界含靈總屬自身

衆生本來是佛因迷自作衆生尋求向外空馳得來原是已物

從身上求佛則無常幻泡之身如何作佛當求之我心從心上求佛則今日緣慮不寔之心亦非汝心佛性不在是逐經綸而生解則經綸卽是障緣了文字而悟心則文字便是般若諸佛所宣乃是宣其般若初祖所掃乃是

掃其障緣

人生命也命者報也報者業也如龍王散雨  
諸天同是諸天而雨寔異天人日享乎美味  
同是天人而味實殊彼此自有定數美惡皆  
由業因但言命數而不言業報謬矣

對

會靈縣



冥寥子紀遊敘

余性好遊歲疆圉大淵獻繇澱仰泛  
五湖跨三竺南望普陀浮錢唐歷雁  
蕩登天台尋劉阮故跡轉步四明循  
鳥道漸入僊窟追羲農之絕軌躡二  
老之玄蹤遇一道人秀目白頰披衲

垂瓢趺坐松下。商若無人。余心揣其  
非凡派也。長揖造請。道人不一眄。余  
媿汗津。曛行而前。不對。不敢起。道  
人靦然頷笑。步入松林。余看隨。之道  
人曰。子何隨。曰。隨道人。曰。道何在。曰。  
道隨在。曰。何為道。曰。道即道。人歛

竅。閉目良久。語曰。道豈易言哉。言何  
容易。舉余長跪。下風茫然。自失。道人  
手一編。示余。題曰。冥寥子遊。余莊。誦  
之道。人忽不見。余觀是編。渾形骸忘  
物。我齊得喪。一死生。須彌非芥子。  
將小軒。是非華。鶉結非渺。彭錢非素。



殤子非天泚色空以合其迹忽于有  
而得于玄釋二名之同出消一無于  
三幡抱其一處其和遊神于庭全于  
大順行坐披閱語煙霞頭是道  
道人甚寔寥子乎彼有營于修短  
戚于窮通譚匿情禮不典晝夜煎

熬其形而不知止者視此亦可以少  
休也余不佞不欲秘其傳以為已藏  
也因引其端以廣吾同志云

九嶷未松招書於煙霞洞天

冥寥子游卷上

四明緯真屠 隆著

雲間士抑何三畏評

繡水定之陳天保校

冥寥子為吏困世法與人吐匿情之譚行不典

之禮何謂匿情之談主賓長揖寒暄而外不敢

多設一語平生無斯須之舊一見握手動稱肺

腑掉臂去之轉盼胡越面頰盛德則夷也不旋

實錄子游 卷一  
踵而背語蹠也燕坐之間寔辨有口廼託簡重  
身有穢行謬爲清言懼裏言漏實莊語觸忌則  
一切置之而別爲浮游不根之譚甚而假優伶  
之謳歌以亂之卽耳目口鼻悉非我有嗔喜笑  
罵總屬不真俗已如此雖欲力矯之不能何謂  
不典之禮賓客酬應無論尊貴雖其平交終日  
磬折首何讐于天而日與之遠何親于地而日  
與之近貴人纔一啓口諾聲如雷一舉手而我

頭已搶地矣彼此相詣絕不欲見而下馬投刺  
徒終日僕僕夫往來通情非舉行故事也先王  
制禮固如是乎袞衣束帶縛如檻猿虱嗜膚癢  
甚而不可捫跬步閒行輒恐踰官守馬上以目  
注鼻視不越尺寸視越尺寸人卽從旁偵之溺  
下至不可忍而無故莫敢駐足其大者三尺在  
其前清議在其後寒暑撼其外得失煎其中豈  
惟繩墨之夫哉雖有豪傑快士通脫自喜不涉

此途則已一涉此途不得不俛而就其籠絡冥寥子將縱心廣意而游于溝瀆之鄉矣或曰吾聞之道士處靜不枯處動不喧居塵出塵無縛無解俄而柳生其左肘有鳥巢于其頂此亦冥靜次寥之極也供爨下之役拾地上之殘此亦卑瑣穢賤之極也而至人皆冥之子厭仕路之跼踖而樂奇游之清曠無迺心爲境殺乎冥寥子曰得道之人入水不濡入火不焦觸

實若虛蹈虛若實靡入不適靡境不冥則其固然余乃好道非得道者也得道者欄柄在我虛空粉碎投之囂喧穢賤若濁水青蓮淤而不染故可無擇乎所之余則安能若柳之從風風寧則寧風搖則搖若沙之在水水清則清水濁則濁余嘗終日清靜以晷刻失之終歲清靜以一日失之欲聽其所之而在境不亂不可得也使天子可以修道則巢許以箕穎使國王可以修

道則釋迦何以雪山使列侯可以修道則子房何以謝病使庶官可以修道則通明何以挂冠余將廣心縱意而游于溝瀆之鄉矣

或曰願聞子游冥寥子曰夫游者所以開耳目舒神氣窮九州覽八荒采真訪道庶幾至人啖雲芝逢石髓御風騎氣冷然而飄渺不知其何之然後歸而掩關面壁了大事矣余非得道者宅神以內養德以澹游氣以虛敢不力諸然而

未也宅神以內忽而馳于外養德以澹忽而移于濃游氣以虛忽而着于意其中不寧則稍假外鎮之其心無以自得則或取境娛之故余之遊迹奇挾一烟霞之友與俱各一瓢一衲百錢自隨不取盈而欲令百錢常滿以備非常兩人乞食無問城郭村落朱門白屋仙觀僧廬戒所乞以食不以酒以蔬不以肉其乞辭以孫不以哀畀則去之其不畀者亦去之要以苟免飢而

已有疑物色者晦而自免去有見凌者屈體忍  
之有不得已無所從乞卽以所携百錢用其一  
二遇便卽補足焉非甚不得已不用也行不擇  
所之居不擇所止其行甚緩日或十里或二十  
里或三十四五十里而止不取多多恐其罷  
也行或遇山川之間青泉白石水禽山鳥可愛  
玩卽不及住選沙汀磐石之上或坐而眺焉邂  
逅樵人漁父村氓野老不通姓氏不作寒暄而

約略談田野之趨移畧乃去別而不關情也大  
寒大暑必投栖止焉而不行懼寒暑之氣侵人  
也行必讓路津必讓渡江湖風濤則止不渡或  
半渡而風濤作則凝神定氣委命達生曰苟渡  
而溺天也卽恐寧免乎如其不免則游止矣幸  
而獲免游如初遭惡少年于道或誤觸之少年  
行其無禮則孫辭謝之謝之而不免則游止矣  
幸而獲免遊如初有疾病則投所止而調焉其

同行者稍爲求藥而已則處之泰然內視反聽  
無怖死如是則重病必輕輕病立愈如其大運  
行盡則游止矣幸而獲免游如初踪跡所至邏  
者疑焉而以細人見禽或以情脫或以智免如  
其不免則游止矣幸而獲免游如初行而託宿  
石庵茅舍無論也託宿而不及卽寺門崑阿窮  
簷之外大樹之下可以偃息或山鬼伺之虎狼  
窺之奈何山鬼無能爲苦虎狼無術以制之不

有命在天乎以四大委之而神氣了不爲動卒  
填其塚數也則游止矣幸而獲免游如初其游  
以五嶽四瀆洞天福地爲主而以散在九州之  
名山大川佐之亦止及九州所轄人迹所到而  
已其在赤縣神州之外若須彌崑崙及海上之  
十洲三島身無羽翼恐不能及也所遇亦止江  
湖之士山澤之臞而已若扶桑青童暘谷神王  
桐柏小有王母雲林諸真身無仙骨恐不得覲

真家二游 卷一  
也其登五岳也竦立罡風之上游覽四海之外  
萬峰如螺萬水如帶萬木如齊星河摩于巾領  
白雪出于櫺鸕鷀舉手可拾日月掠雙髻而過  
之卽嘯語亦不敢縱非惟驚山靈殆恐只尺通  
乎帝座矣上界晴灑萬里無纖翳下方雷雨晦  
冥而不知微聞霹靂聲細于兒啼斯時也目光  
眩瞽魂氣躍躍出廣垠卽欲乘長風而去何之  
乎或西日欲匿東月初吐烟霞晃射紫翠倏奕

峰巒遠近乍濃乍淡又或五夜聞鐘聲大殿門  
不關虎嘯有風颯颯去披衣起視則兔魄斜墮  
殘雪在半嶺烟光溟濛前山不甚了了于斯時  
清冷逼人心意欲絕又或嶽帝端居群靈來朝  
幢節參差鈴管蕭蕭殿角雲氣暮絳霞綃恍惚  
可睹似近而遙快哉靈人之音何彼冷風之斷  
之也五岳而外名山復不少矣若四明天台金  
華括蒼金庭天姥武夷匡廬峨眉終南中條五



真經三游 卷一  
臺太和羅浮會稽茅山九華林屋諸洞天福地  
稱仙靈之窟宅神明之奧區者莫可殫數芒屨  
竹杖縱不能遍歷隨其力之所能到而遨焉飲  
神瀆之水問仙鼠之名啖胡麻之飯餐栢上之  
露或絕壁危峰陡插天表人不能到則以索自  
絙而登或石梁中斷玉扉忽開奮而闖入無恐  
豁矜窳窳之洞深黑而不見底僅通一線仰逗  
天光以火自爇而入焉無恐以尋高流羽士肉

芝瑤草及仙人之遺蛻處游于大川若洞庭雲  
夢瞿塘巫峽具區彭蠡揚子錢塘空濶浩淼魚  
龍神怪之所出沒微風不動空如鏡也神龍不  
怒抱珠臥也水光接天明月下照龍女江妃試  
輕綃躡文履張羽蓋吹洞簫而出凌波徑度良  
久而滅胡其冷爽也惡風擊之洪濤隱起鷗夷  
賈怒天吳助之大地若磨焉寓縣若簸焉恍乎  
張龍公挾九子擘青天而飛去胡其險壯也又

秀媚靚粧莫如虎林之西湖楊柳夾岬桃花臨  
水則麗華貴嬪之開曉鏡也菱葉吐華芙蓉濯  
濯朝光澄鮮芳香襲人則宜主合德之出浴也  
天清日朗風物明媚朱閣朝臨蘭橈夕泛則楊  
家妃子之笑也烟雨如黛群山黯淡奇絕變幻  
亦大可喜則吳王西施之顰也冥寥于散步西  
泠六橋已而深入天竺靈鷲禮古先生罷而出  
訪下野鶴于烟霞石屋之間入潮音落迦則冥

寥子之家山也觀音大士道場在焉采蓮花而  
觀大海豈不勝哉

意興旣遠汗漫而行萬里足下耳翻愜其性或  
旬日居之終朝趺坐以煉三寶道德五千言其  
竅與妙乎玉清金笥其忘與覓乎扶桑玉書其  
不問隣乎陰符二篇其機在目乎太上指其觀  
心古佛操其定慧因禪定以求叅同則兀如非  
枯也仙靈之宮真如之寺金身妙相焜耀如日

冥寥子游 卷上 九  
月燭旣明矣香旣清矣羽人衲子分蒲團而坐  
啜茗進菓繙經閱藏小倦則相與調息入定久  
之而起則月在籐蘿蕭籟聞然沙彌以頭觸地  
童子據藥爐而瞑于斯之時雖有塵心何由而  
入也若在曠野矮墻茅屋酸風吹扉淡日照林  
牛羊歸乎長坂飢鳥噪于平田老翁敝衣亂髮  
而曝短桑之下者婦以瓦盆貯水而進麥餅當  
其情境悽絕亦蕭瑟有致哉若道人之遊以此

爲厭薄則不如無遊也若入通都大邑人烟輪  
轉車馬填委冥寥子行歌而觀之若集百貨者  
若屠沽者若倚門而謳者若列肆而上者若聚  
訟者若戲魚龍角觝者若樽蒲蹴鞠者冥寥子  
無不寓目焉興到入酒肆沽濁醪焚枯魚生菜  
兩人對飲微醒長吟采芝之曲徘徊四顧意豁  
如也驚詫市人何物道者披藍縷蕭然而風韻  
乃爾乎衆共疑之蓋仙人云須臾徑去不見

高門大第王公貴人置酒爲高會金釵盈座玉  
盤進醴堂上樂作歌聲遏雲老隸守門拄杖在  
手道人闖入乞食焉雙眸炯碧意度軒軒而高  
唱曰諸君且勿喧聽道人歌花上露花上露何  
盈盈不畏冷風至但畏朝陽生江水旣東注天  
河復西傾銅臺化丘隴田父紛來耕三公不如  
一日醉萬金難買千秋名請君爲歡調鳳笙花  
上露濃于酒清曉光如珠如珠惜不久高墳鬱

纍纍白楊起風吼狐狸走其前獼猴啼其後流  
香渠上紅粉殘新年宮裡蒼苔厚請君爲歡早  
回首歌罷若有一客怒曰道者何爲吾輩飲方  
驪而渠馨來敗人意亟以胡餅遣之道人則受  
胡餅趨出一客謂其從者曰急追還道者前一  
客曰飲方懽恨渠來溷人以胡餅逐之善矣何  
故追還後一客曰僕察道者有異欲令還而熟  
視之前一客曰乞兒也何異之有彼渠意所需

一殘羹冷炙而足又一客曰味初歌詞小不類  
乞者座上若有一紅綃歌姬離席曰以兒所見  
此道者天上謫神仙也兒察其眉宇清淑音吐  
俊亮謬爲乞兒狀而舉止實微露其都雅歌辭  
深秀乃金臺宮中語固非人間下里之音况吐  
乞兒口哉神僊好晦迹而遊人間急追之勿失  
最後一客曰何關渠事亦飲酒耳試今追還道  
者固無奇矣紅綃者不服曰兒固與諸公無緣又

若有一青綃者復離席曰諸公等以此爲賭豎  
可乎試令返道者果有異則言有異者勝返之  
而無奇則言無奇者勝諸公大闕曰善令從者  
追之則化爲鳥有先生從者返命前一客曰吾  
固知其不可測也紅綃者愀然曰是甫出門而  
卽烏有耶惜哉失一異人

冥寥子曳杖逍遙而出郭門連經十數大城皆  
不入至一處見峰巒背郭樓閣玲瓏琳宮梵宇

參差掩映下臨清池時方春日韶秀鳥鳴嘉樹  
百卉敷榮城中士女新裝袷服雕車繡鞍競出  
行春或蔭茂樹而飛觥或就芳草而布席或登  
朱樓或擢青雀或並轡而尋芳或連袂而蹋歌  
冥寥子樂之爲之踟躕良久俄而有一書生膚  
清神爽翩翩而來長揖冥寥子曰道者亦出行  
春乎僕有少酒在前溪小閣櫻桃之下朋儕不  
乏而欲邀道者助少趣能從我去乎冥寥子欣

然便行至其處若見六七書生皆少年俊雅先  
一書生篇謂諸君曰吾輩在此行春無雜客適  
見此道者差不俗今日之尊曩欲與道者共之  
諸君以爲何如咸應曰善于是以次就坐道者  
坐末席酒酣暢洽談議橫生臧否人物揚扆風  
雅有稱懷春之詩者有咏采秀之篇者有談廊  
廟之籌策者有反山林之遠韻者辨博紛綸各  
極其至道人在座飲啖而已先書生雖在劇談中

顧獨數目道人曰道者安得獨無言道人曰公  
等清言妙理聽之欣賞而不能盡解又何能出  
一辭少選諸君盡起行陌上折花攀柳特妖麗  
蘼無芍藥往往目成而道人獨行入山徑良久  
而出諸君曰道者獨行何為曰貧道適以雙柑  
斗酒往聽黃鸝聲耳一書生曰道者安得作許  
語差不俗庸知非黃冠中之都水賀監耶道人  
深自謙抑諸君復還就坐一人曰今日之游不

可無作一人應曰良是有一人則先成一詩曰  
疎烟醉楊柳微雨沐桃花不畏清尊盡前溪是  
酒家一人曰厨冷分山翠樓空入水烟青陽君  
不醉風雨送殘年一人曰戲問懷春女輕風吹  
綉襦不嗔亦不吝只自采蘼蕪一人曰金鞭擲  
道傍寶馬桃花汗何故擲金鞭儂將試紈扇一  
人曰青山帶城郭綠水明朝陽日莫那能返開  
簾延月光道人曰諸公開美詩各佳甚一人曰

道人能賞吾輩之詩必善此技某等願聞道人  
起立謙讓再三諸君固請不輟道人不得已徐  
曰諸公信一時之秀稅各擅場貧道蟬噪蛙鳴  
以博諸公噴飯乃吟曰沿溪踏沙行水綠霞紅  
處仙犬忽驚人吠入桃花去諸君大驚起拜曰  
咄咄道者作天仙之語我輩固知非常人也於  
是競問道人姓名但笑而不荅問者不已道人  
曰諸公何用知道人名雲水野人邂逅一笑卽

見呼以雲水野人可矣諸君旣心異道人于是  
力欲挽入城郭道人笑曰貧道浪遊至此四海  
爲家諸公認愛卽追隨入城無所不可遂相携  
入城以次更宿諸君家自是或登高堂或入曲  
房或文字之飲或歌舞之場道人無不往者城  
中傳聞有一雲水野人好事者爭相致之道人  
悉赴人與之飲酒卽飲酒與之談詩文卽談詩  
文挈之出遊卽出遊詢以姓名則笑而不荅其談詩文



剖析今古規合體裁頗核或稱先王間及世務  
兼善恢諧人愈益喜之而尤習于養生家言偶  
觀歌舞近靡曼或調之以察其意道人欣然似  
類有標韻者至主人滅燭留髡燕笑媒狎卽正  
容危坐人莫能窺夜嘗少臥借主人一蒲團結  
踟趺其上倦則卽其上假寐而已人以此益異  
焉居月餘一日忽告去諸君皆留之不可得各  
出金錢布帛諸物相贈作詩送行臨別諸公皆

來會惆悵握手有泣下者宦窆子至郭門第僕  
足百錢悉出諸公所贈諸物散給貧者而去諸  
公聞之益歎息莫測所以

冥寥子游上卷終

冥寥子游卷下

四明緯真屠 隆著

雲間士抑何三畏評

繡水元弢張 昞校

冥寥子行出一山路深窅峭隘喬木千章藤蘿交蔭仰視不見天日人烟杳然樵拔盡絕但聞四旁鳥啼猿嘯陰風蕭蕭而恐人冥寥子與其友行許久忽見一老翁龐眉秀頰目有綠筋髮

垂兩肩抱膝而坐大石之上冥寥子前揖之老  
翁爲起注目良久不交一言冥寥子長跽進曰  
此深山無人處安得有楚然者翁始得道異人  
也弟子生平好道中歲無聞石火膏油心切悲  
歎願垂慈旨以開迷老翁佯爲弗聞固請之乃  
稍教以虛靜無爲之旨無何別去日送久之而  
滅山深境絕處安得無若而翁者耶  
又或隨其所到有故人在焉疇昔以詩文交者

以道德交者以經濟交者以心相知者以氣相  
期者思一見之則不復匿姓名徑造其家故人  
見肅見冥寥子衣冠稍異怪問之荅曰余業謝  
人間事通明季真吾師也公婚嫁畢乎未也以  
俟其畢如河之清向子平去則不返余猶將指  
家山聊以適吾性爾于是款之清齋追往道故  
數十年之前俛仰一笑俱屬夢境友人乃低回  
旣嘆且羨冥寥子其無累之人耶夫貴執高張

榮華滲漉人之所易溺也白首班行龍鍾盤跚  
猶戀此物而不肯舍一旦去之攢眉向人業問  
車馬而遲行出國門而回首既返田舍不屑屑  
焉執種稔理麻豆而日夜問長安之耗或遺書  
當路故人焉胸中數往數來直至屬纊乃已有  
大拜命下之日卽其屬纊之辰有目瞑數時而  
朝使後至者大可笑也子何修而能早自脫徒  
若此冥寥子曰余閒中觀焉殆有所傷而悟也

余觀于天日月星漢何冗而旱夜西馳今日之  
日一去卽失雖有明日非今日矣今年之年一  
去卽失雖有明年非今年矣天日自長吾日自  
短三萬大千朝而外吾不得而有也天年自幻  
吾年自短百歲而外吾不得而有也又況其所  
謂百者所謂三萬大千者人生常得滿而其間  
風雨憂愁塵勞奔走之日常多良時嘉會風月  
美好胸懷寬閑精神和暢琴歌酒德樂溲娑者

知能幾何日月之行疾于彈丸當其轂輓而欲  
墮西岩雖有拔山扛鼎之力不能挽之而東雖  
有蘇張之口不能說之而東雖有樗里晏嬰之  
智不能轉之而東雖有觸虹蹈海之精誠不  
能感之而東古今談此事以爲長恨余觀于地  
高岍爲谷深谷爲陵江湖湯湯日夜東下而不  
止方平先生曰余自接待以來已三見滄海爲  
桑田矣余觀于萬物生老病死爲陰陽所摩如

膏之在鼎火下熬之不斷湏而乾盡如燭在風  
中搖搖然淚枯燼落頃刻而滅如斷梗之在大  
海前浪推之後浪疊之泛泛去之而莫知所棲  
泊又况七情見戕聲色見伐憂喜太極思慮過  
勞命無百年之固而氣作千秋之期身坐膏火  
之中而心營天地之外及其血氣告衰神明不  
守安得不速壞乎玉侯將相甲第如雲擊鍾而  
食動以千指平旦開門賓客擁入日昃張晏粉

黛成行道人過之呵聲雷鳴而不敢窺後數十年又過之則蔓草瓦礫被以霜露風淒日冷不見片瓦兒童放牛牧豕之場乃疇昔燕樂歌舞處也方其鼎盛豪華諧謔歡笑時寧知遂有今日大榮衰歇何其一瞬也豈止金谷銅臺披香太液經百千年而後淪沒哉暇日出郭登丘隴鬱鬱纍纍燕韓耶晉魏耶王侯邪廝養邪英雄邪駘子邪黃壤茫茫是烏可知吾想其生時耽

榮好利競氣爭名規其所難啗而獵其所無益憂勞經營疇不其然一朝長寢萬慮俱畢余嘗宿于官舍送往迎來不知其更幾主也不嘗閱乎朝籍去故登新不知其更幾名也余嘗出關門臨津渡陟高崗眺原野舟車絡繹山川莽蒼不知其送人幾許也歎息沉吟或繼以滄泗則吾念灰矣友人曰晏子有言古而無死則爽鳩氏之樂也齊景公流涕悲傷識者譏其不達今

吾子見光景之駛疾知代謝之無常而感慨係之至于沉痛得無屈達人之識乎冥寥子曰不然代謝故傷傷乃悟也齊景公恨榮華之難久而欲據而有之以極生人之樂我則感富貴之無常而欲推而遠之以了性命之期趨不同也曰子今者遂已得道乎冥寥子曰余好道非得道者也曰子好道而游者何冥寥子曰夫游豈道哉余厭仕路跼蹐人事煩囂而聊以自放者

也欲了大事須俟閉關曰子一瓢一衲行歌乞食有以自娛乎冥寥子曰余聞之師蓋有少趣在澹烹羊宰牛水陸畢陳其始亦甚甘也及其饜飽膨脹滋覺其苦不如青蘓白飯氣清體平習而安之殊有餘味妖姬奕童盡態極妍槌鼓吹笙滿堂鼎沸其始亦甚樂也及其興盡意敗轉生悲涼不如焚香攤書兀兀晏坐氣韻蕭疎久而益遠其雖常濫進賢冠家無負郭橐無阿

真家子游 卷下  
三  
堵止有圖書數卷載之以西波臣懼爲某果一  
舉而捐之水濱此身之外遂無長物境寂而累  
遣體逸而心閒其趣詎不長哉一衲一瓢任其  
所之居不擇處與不擇物來不問主去不留名  
在冷不嫌入囂不溷故吾之游亦學道也其人  
乃欣然而喜曰聆子之言如服清凉散不自知  
其煩熱之去體也  
子既好道願聞其旨夫三教亦有異乎曰無有

異也今夫儒者在世之法也釋道者出世之法

也儒者用實而至

其妙處本釋道用虛

虛而至其現處本

寔譬之人嘉穀以濟饑甘漿以止渴以漿濟飢  
不濟以穀止渴不止儒者以其道治世修明人  
倫建立紀綱法精網密人待以爲命然而世法  
榮華易生健羨世法無常易生得失世法束縛  
易生厭苦世法勤勞易生煩躁至于釋道貴寂  
寔而去榮華重性靈而輕得失離束縛而尚擺



落舍煩躁而就淒涼故儒者譬則穀食也釋道  
譬則漿飲也以釋道治世若以漿濟飢固無所  
用之欲存儒而去釋道若食穀而不飲漿如煩  
渴何故三教並立不可廢也曰釋與道亦有異  
乎曰無有異也釋貴虛靜道亦貴虛靜釋貴無  
爲道亦貴無爲釋之所重在神故但修性而不  
言命靈明之極萬劫不壞是性自該命也道之  
所重在形故多修命然必性命雙修以性立命

而後超凡度世是命不能離性也道家鍊精還  
氣鍊氣還神鍊神還虛以成大丹而出有入無  
是有爲而無爲也釋家戒生定定生慧至于慧  
則靈光所在亦丹也是全以無爲無爲之爲其  
道愈大也釋家一證真空萬劫不壞長生其所  
不必言者道家形神俱妙自然長生初非貪長  
生而修道以長生爲言者蓋爲學人設而非黃  
老之本旨也道家有專言修命者其道不大雖

足延年易壞所謂地仙之輩是也釋家修性不  
徹則其形既壞而其神有未能獨立不免投胎  
奪舍所謂清靈之鬼是也要而言之佛道若成  
仙何論乎修仙者以佛修仙仙道乃大二氏微  
有不同其大處同也友人曰子之論三教核矣  
何患不成冥寥子曰夫道知之非難行之難而  
不知若盲者之索塗也知而不行畫餅其可充  
飢乎於是里中之人稍稍有知冥寥子者相期

來視冥寥子懼其疲于酬應乃辭友人而行  
至一處乞食或見官府五百縛一貧者而鞭之  
甚楚索錢不得五百愈怒貧者聲泪俱下一豪  
家子鮮衣怒馬從者如雲陵轢市人市人屏息  
屠兒持利刃宰牛割羊豕呼聲極哀諸魚鱉蚌  
蛤鰕鱧堵積如丘山腥穢聞數十里或婦與姑  
反唇者或子與父諍語者狡童婦飾而誨淫妖  
媚當門而挑客作過種種冥寥子怒之乃呼集

市人廣爲設法闡菩提之果論天人之福拈三生之緣指善惡之報無任而修行則爲大乘清虛而修行則爲仙品有漏而修行則生天界抱欲而修行則成魔道嗔心而修行則成修羅壞法而謗道則名聞提颺暴而姪毒則化羅刹棄善而縱惡則墮地獄惡極而罪大則沉阿鼻其言訛切聽者悚然多有因而改悔者  
俄而一書生至與冥寥子論辨書生曰仙與佛

果有之乎曰是何言歟今夫凡夫縱欲憂勞則心氣憤耗偶時日清心寡慾則神識爽然人能密緯真氣保和靈光則成仙作佛又何疑也吾姑淺言之佛道兩藏及高僧傳神僧傳傳燈錄列仙傳諸書往往出至人大儒手百千萬億歲以來彼豈盡無其事而妄言之以欺誑後世者耶神怪鬼魅世人嘗有見聞者有鬼神則有仙佛何言其無卽爲謗道曰所謂東岳酆都閻羅

冥官果有之乎曰是何言與今夫明有閻浮提  
天子宰割四海其下則有宰相六曹監司群牧  
宣教達情以恩威慶賞整齊萬民而後成世道  
入天之上有天帝端居統治下土其下則有天  
神諸將三官萬靈考校人間善惡分別賞罰以  
彰神理子謂神靈無有寧謂上帝亦無有乎有  
上帝而無神靈一孤帝巍然于玉清之上乎又  
何以賞罰善惡而行其教令也曰善惡報應三

世因果之乎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  
殃果有儒者之言也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  
來世因今生作者是釋氏之言也今夫愚騃薄  
惡之子終身富貴慶流子孫非其今生足以受  
之也或以其前世種福根深也聰明好修之夫  
天札坎壈後嗣零落非其今生有以取之也或  
以前世之修福業薄也不然則此二事遂不可  
解而上帝賞罰之權倒置矣頃之一少年來戟

冥寥子游  
手而罵冥寥子曰道人乞食得食卽去饒舌何  
爲是妖人也吾且聞之官攘臂欲毆冥寥子冥  
寥子笑而不荅或勸之乃解

于是冥寥子行歌而去夜宿逆旅或有婦人冶  
容艷態而窺于門須臾漸迫微辭見調冥寥子  
私念此非妖也耶端坐不應婦人曰吾仙人也  
愍子勤心好道故來度子且與子宿緣幸無見  
疑吾將與子共遊于度索蓬萊之間矣冥寥子

又念昔閻成子學道荆山試而不遇卒爲邪鬼  
所惑失其左目遂不得道而絕真誥以爲猶是  
成子用志不專頗有邪心故也夫鬼狐惑人傷  
生殞命固也不可近卽聖賢見試不遇亦非所  
以專精而凝神也端坐如初嬾人營然不見爲  
鬼狐爲魔試皆不可知矣冥寥子游三年足跡  
幾遍天下目之所見耳之所聞身之所接物態  
非常情境靡一無非鍊心之助雖浪跡不爲無

補哉于是歸而葺一茆四明山中終身不出

下卷終

坐殿命固也不可也嗚呼望賢良楚不遇亦非也  
如子用志不專敢有深心始也夫異於人處  
而後其五目錄下

天念昔陶如子學戲山清而不加平無休

